

6244
:54

禮樂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二十三
之一百二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三

禮樂 喪禮

宋真宗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橫依禮埋懸重升柩神主安易上言曰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輶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柩方權橫安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槨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柩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聖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橫未立神主升柩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柩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

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祭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侯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橫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橫動土。則龍輜橫木題。湊蒙櫛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吮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復祔廟。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

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曠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橫之時。未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靈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太后。太宗時。以上僊之時。止擬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願况。卜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况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向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博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于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况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關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

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察御史以禮有總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絕。同大

夫絕總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官未
葬。欲人吉凶不相讀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總已上喪。服假滿。即言
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令凡有緣服。既
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言服赴祭。同官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
之。又王涇郊祀錄。總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
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言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
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總麻已上喪。遣充掌事者。答五十。此唐
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
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
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
錄。總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據分明。王涇所說
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昨奉使還闕。竊聞朝廷自西事以
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召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時物
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謠言。虛驚煩於止遏。昨日午
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內。搢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
魏國夫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為總麻三月之服。
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
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為戒。
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遠鄙機宜之急。合與兩府臣寮商量。處
置者。務從審密。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屋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
載所非。今魏國夫人於陛下親服既踈。葬禮亦當簡儉。望陛下勿聽
左右張皇。過為奢侈。况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豐。正宜節用。聚財之
秋。不可更為無益之費。言或可采。幸賜納用。

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乞權任豫王葬禮。奏曰。臣伏觀豫王以迄。致疾。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嘆嗚何及。况陛下以一人繼統之大。慈父鍾愛之心。變禮伸情。追爵制服。故四方知陛下思念之懷。悲感之意。亦已至矣。使天下為父者。是以仰仁慈之孝也。竊聞欲取五月中。葬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固為得禮。蓋陛下以哀痛之深。無以盡其意。而欲飾終顯跡。真竭精志。雖使死者有知。亦無所益。諒大聖至明。無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今左右大臣。宗親中。聞皆為皇眷軫悼。未敢直請緩期。竊恐因仍成事。難復救論。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獲罪必矣。臣豈惜一黜。而誤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也。然豫王未可葬者三。悉數以陳。願賜詳覽。且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工役難就。啓土。龍山。驅人勞衆。諸宮因此。葬者亦多。所費之財。非五十萬未

能畢事。今三司力屈。百計收斂。邊鄙宿兵。未得豐足。豈宜以三歲之恩。忘四方之事。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衝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家征討。饋運糧草。賫送甲兵。往還搔擾。民頗不聊。配率科徭。歲無虛刻。塋墓若此。驟興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二也。復况西賊竊伺中園。已僅數年。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巧推百端。思欲一決。今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力。以幸此災。益啓戎心。轉為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未為得。庶盡懇切。上補聰明。欲乞權宜。就近安殯。俟正事稍定。一二年間。具禮改葬。正合典儀。伏望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義斷恩。以祖宗社稷為心。以安危休戚。是念。無執小節。以妨永圖。臣恭聞真宗皇帝四十餘方。長育陛下。司牧羣生。為世真主。今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何患乎錫羨之嗣。晚也。伏乞養氣保神。順時進膳。特寬聖慮。專斷邦畿。則

天下幸甚。

沔又奏曰。臣聞忠臣切言。非欲被狂名於時。在回君心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之口。在惜國體而已。故帝王舉一事。出一令。有不便於時。未合於衆。必容三諫。以達四聰。實與再思利害。周察體宜。一說中幾。萬有蒙福。破柔邪之謀。開明哲之志。不惟其大。亦以爲難。臣非不知犯顏。不若取媚。趨險不若偷安。苟人人自圖。恐非國家之利。恭惟皇帝陛下。仁明同堯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純誠愛物。好善無厭。從諫弗咈。接臣下以從容。形溫潤於顏色。是使至愚得以盡慮。况臣非才。叨備諫列。豈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爲供職。遂與衆退默。起外廷竊議。臣所不取也。是敢再陳狂瞽。上瀆聖明。惟陛下察之。聽之。容之。畢之而已。臣若以此獲譴。實亦無恨。近以豫王卜葬。會上封奏。細陳其事。又前日崇政殿進對。三復盡意。雖言拙識淺。不足以動天聽。

乃知聖心。唯切思念。故非確然。意不可轉。此恐陰陽術數之流。左右纖佞之輩。巧陳獻勝。多說災祥。上惑視聽。以此未決。臣伏願以天時人事國計。未便者察之。中春卜筮。盛夏起墳。鑿土穿山。六十餘穴。損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衝冒暑熱。遠在毒日。流爍更或大雨霖潦。修治橋路。供億頓絕。不害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未便者一也。豫王最幼。殤禮爲下。諸宮附葬。族屬多長。以卑動尊。亦非順也。遠方士卒衣食不足。而藏寶於地下。郡邑人民。配率無數。而勞生奉死者。此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西鄙屯戍。三十餘萬。省司歲用。百計不支。鬻一廷尉官。纔得九二斛。免一至胥役。亦過數百貫。調發已勞。用度不給。况南郊在今冬。賞費千萬。其爲窘急。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餘人。附葬諸喪。各備執事。車騎漢儀。僅萬餘衆。往復勞擾。非五十萬緡。恐未能畢事。此於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有

識者之言也。陛下貴為天子。以一幼子展送終之禮。庶盡其愛。亦未為過。其為未便者。以時有所妨。爾蓋國家多事之際。在陛下割慈忍愛。克己復禮。為天下蒼生計。况西賊猖熾。敗軍殺將。人心憂危。未有安榮。而重三歲之念。忽萬姓之苦。陛下以為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子。亦不足為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得不為慮哉。况其奉死者也。臣又觀欲了葬者有三。諸宮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皆旁集已事而利進身也。今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補益。而未能回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損。而能伺上意者。近也。伏望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權止矣。昨日又見敕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陛下所慮至微。至悉之深也。然恐此二人力未足為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為王者之光。而天下之幸也。今陛下當悲悼之際。微臣無將順之心。而煩辭寘識。干瀆天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誅責之罪。逃避何及。

至和元年。汚為樞密副使。論張貴妃。以禮遇制。疏曰。臣最處孤迹。特荷聖恩。如遇有聞事。干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是補報。竊見貴妃天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疑。合具陳奏。庶幾更資討論。免貽中外之議。

一。皇儀殿乃祖宗太后權厝之所。今遷妃子在內。恐非一品所宜。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聞諸宮之親。朝夕聚眾。縷裳千人。號泣踰月。且正寢。至近。存上全無避忌。何僭如是。臣魂而有知。必不得安。况凶穢之氣。干犯尊嚴。尤為不便。懼知禮者傳笑四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殯。庶協中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未暇開陳。恐成敗事。至於三朝聖后。以孝以章。皆以後來孝思。專易謚法。今貴妃便以恭德為謚。實可驚駭。詳稽前志。無此失禮。何況因情自我為繆。必致起謗。上玷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誚。至於郭氏張氏二后。並無謚號。前規盡在。速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郭后張后。並在奉先殯。蓋於體不宜起陵議。葬于西京。今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未知以何名擇地而為制。度人臣豈敢盡言。况今經冬無雪。數千里災旱。加之疾疫。是四方多虞之時。宜且靜以鎮之。若役萬兵之衆。費百萬之財。於國賦民力。實為大損。不若便俟豐年。徐議其制。臣前日聞宰臣初議殯殯于普安院。最為得體。

臣愚鈍少文。久守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有謬者。皆以奉貴妃之議。大過。蓋佞人阿旨。不以直道裨聖意。將以服勞而求爵賞爾。况禮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已。苟得其中。則為後世令典。朝家延洪慶基。百年中外無患難者。蓋仁義深而禮法正爾。陛下當為祖宗惜之。伏望遷死子之靈。出皇儀殿。罷哭泣之儀。去恭德之謚。省園陵之名。然後重加詳酌。所貴中禮。天下幸甚。干瀆天威。難避誅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曰。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覲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

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素有章奏乞終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為先。陛下宜由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恥。若朝廷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義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之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微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既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各安在。伏乞早賜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義。

四年脩論葬荆王劄子曰。臣伏觀朝旨。雖差末祀。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

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奸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司。曾將一行用度。計之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命于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

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與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另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則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屬

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

脩又論葬荆王一行事。荆子曰。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是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湏。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湏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割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自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

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度數送并呼索。並以八已贓論。仍乞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呼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其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御。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慶曆三年。集賢校理余靖上奏曰。臣伏見陰陽剋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殮被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坊忌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為重。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為禮。不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鄂王雖有祿祿。是為無服之殤。其如已賜西門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滅。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况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宜召與禮

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有輕重於北朝也。戎狄雖同禽獸。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有祭祀。尚猶廢樂。况在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

太常禮院上議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

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議。葬荆王疏曰。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

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

下孝德無虧。光于史策。其四曰自來勅葬。枉費太平。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持罪政府。不敢不盡。

七年。禮官邵必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壝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修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總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

杜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總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使居喪之人得預是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纒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麤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至和元年。孫朴論溫成護葬宜減損正禮。疏曰。臣在病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論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今制命已出。必不可更

生議論。但臣愚深為聖朝惜此一事。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冊之命。上旌褒貴妃生前勤效。若披身以衛宸極。割臂以書奏章之類。其將來護葬次第。宜減損正禮。務從簡易。至於諸般遺賞恩例。並須一一檢尋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浸遠。粟麥未敷。人心皇皇。疾疫相繼。災異之大。莫甚於此。陛下恤民勞憂國力。眷天意順物情。在此行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五月。朴為御史中丞。又論張貴妃進冊。皇后疏曰。臣伏見貴妃薨逝。陛下以數年內助之益。議欲追冊。后諡舉行園陵。號名既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况自去年秋冬。至于春首。雨雪不降。粟麥未敷。必慮百司難為供應。伏望陛下先詔大臣商榷。次命禮官議定。然後施行。所貴聖朝事典。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答天意。

并又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成皇后葬事疏曰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拜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觀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懇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廢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况自啓殯祭定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董克媛賜謚冊禮疏曰臣伏見克媛董氏薨進贈婉儀又贈昭化陛下親為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

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祔禮於葬日仍函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克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為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妃嬪以下未之有也函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常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儉寬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諛曲妄崇虛飾以隳系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况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慈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或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

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仁宗時。宋祁言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狀曰。臣竊惟禮者。敏上下。制親疎。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權。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適氏。更適士人王渙。稹筑筑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適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適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在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適氏嫁。則從夫。已安於三室。死將同穴。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

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稹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緩。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况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命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共規。臣滿禮官。不敢寢嘿。謹具狀奏聞。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遣告哀使。劄子曰。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無聞不魯。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編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

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况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隣敵闕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禮。自生間隙。臣等願朝拜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

光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曰。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蒞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慢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祭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

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光言遣奠劄子曰。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勤加矜慎。辨踊哭。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威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光論虞祭劄子曰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臣竊見本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未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光又奏曰。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

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各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躬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

治平二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奏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

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後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當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禮其尊。崇護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珪上奏曰。臣等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社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

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未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圓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者。皆不可廢。

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曰。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曰。一節准五服年月。勅新喪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祭以

斬衰期。或踰年。從古使行嫁娶。苟有犯者。緣勅律不分士庶。使當一列。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為祖者。蓋有爵士。則父歿。次當傳己。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任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故謂當服者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平行。慶曆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

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燁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燁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燁乃庶官。世又非顯。若去鞠於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存。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眾子者。然後嫡孫承重。嚴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稱。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為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覩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

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有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頒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則州郡用法斷於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禮典然嚴刑讞獄。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禘宗崩時。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哲宗初即位。秘書省校書郎范祖禹上疏曰。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生尊也。諸經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

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

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入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終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小陵未久也。而遽絕言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緣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新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

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未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

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石藏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持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求以紙衣。綵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去。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

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撻辱。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祖禹又上疏曰。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乞命羣臣依典禮三年之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麻。而服乘之飾。止如今日。至暮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於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污。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人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違禮之士。

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
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
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于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
以衰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
喪。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
斯服者。竊以為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
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循而行。無所損益焉。今欲風天下
以志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
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可以法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
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今人君
素服以聽朝。羣臣朝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為羣臣燕
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

燕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
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于心也。必使之
既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昔年之內。燕
服宜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緣緣此練之服也。既
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一載四
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附廟以後。
惟羣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
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
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
寧緩禮以便民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
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有服也。彼不為樂。必有他

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被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祖禹進故事曰。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喪狀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無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後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

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况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勅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義也。

元祐元年。太常丞呂希純論。司馬光薨。乞罷紫宸殿稱賀。上疏曰。臣謹按禮記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縗。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緇。以此見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來宰臣司馬光其薨。適在明堂散齋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于御樓肆赦。恐亦難罷。唯是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是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為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

未為宜稱。所有今未禮畢。紫宸立班。伏乞聖慈特賜詳酌旨揮。
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奏曰。臣伏觀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
講。職在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
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
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
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當隨事
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
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
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
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採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
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
事而用於義為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四

禮樂 喪禮二

宋哲宗元祐三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近准鈐轄教坊所
關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
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
曰沒為君身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陰喪周
景王以賔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
景王之於穆后蓋暮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暮喪者已葬
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
殯為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

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絕暮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暮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准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旨。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

八年。執又狀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白。陳驗實婚娶。若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

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隣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違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若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通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

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謁。一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羣臣吉服如故事。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新歲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哀重。令神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已後。庶事相稱。獨命徽宗。誠未得宜。即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表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言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源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奸。其服遂正。

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有父子君口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甚。今六師戒嚴。將討萬幾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命大將偏裨。發哀成服。

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編素之節。得取軍之本制勝之大
樂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為此增思慕。大行之
心。智者為此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為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
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
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為萬世帝王之師。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
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
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葬若久矣。
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
意。使乞直降詔旨。乞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
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鑿與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
慈顏。香不復見。怨離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事。難以諒闇。然衰麻
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喪三年。即戎衣。墨

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乘上。如敢
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
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勝
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
所述皆前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
振古所無。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舜而論。僅同敵屣。夫何足以解
憂者。必將有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薦之聽。聽。
張浚論終行喪禮事。曰。臣昨日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宣諭。欲終行喪
禮。且緩聽政之期。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涕。臣
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
然以堅守孝節為事。顧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利害所繫。則
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耻。亘古所無。陛下揮涕

而起。歛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至若易月之制。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揆以人情。皆為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早賜矜從。臣不勝至願。

後又論易月之制。曰。臣竊惟陛下至孝之性。出於天成。思養親之弗及。痛梓宮之在遠。雖躬行終身之喪。臣知其猶未稱陛下孝思之深也。惟是易月之制。若聖慈堅欲不允。則出而勞師臨戎。訊問士卒。皆為非禮。陛下固當不得已。以徇羣臣之請。獨異時視朝之服。比故事更令淡白。仍寬其制。多以疎厚之帛為之。供帳服用。盡去采飾。悉從樸素。以示天下追慕痛念之意。蓋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蒙被厚澤。今不幸而崩於沙漠之北。故天下之責望於陛下也深。陛下勉從羣請。出以軍旅多事。思所以雪大恥。圖恢復。安宗廟。救百姓。而身行於宮中者。喪禮如制。可以感格天心。可以俯慰人望。臣累被聖

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莽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擲風沐雨之不懈。其服制權且一時非故事也。源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見持服人奉議郎李讓奪服除。京西路轉運判官應副山陵。此事雖小。關於體者甚大。臣為諫官。不敢緘嘿。竊以祖宗故事。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大兵革。將相大臣。名德侍從。乃有奪服者。然亦不得已爾。今山陵事務。人人可辦。臺省寺監。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小官奪服。以駭人耳目。若四夷聞之。豈不有乏才之恥。古人謂天下之事多為不識事體之人壞之。朝廷事體。亦宜愛惜。臣伏願陛下。追還成命。三省別差官。

高宗時。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知永州胡寅上疏曰。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

率天下者明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間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只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暮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辟之。以其兄臂而徐徐去耳。兄臂不可終。徐徐是亦終也。親喪不可短。為之有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大禮。自陷於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求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雖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伏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以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難。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推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讎之切。切於聖情。情動於中。必形於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遵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準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已之親。已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為過也。晉武帝為文帝服喪。雖從權

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傳元難於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衰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出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為難於復古。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為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獸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豈何足恤乎。陛下遣離大行。十有一年。難

訛知聖心之所以自取者。於孝道已盡。尚慮陛下疑易月為非制。故不憚煩瀆。上疏宸聽。伏以幸裁覽。

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杜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識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園立。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

章誼乞從隆祐太后遺詔。服舊制。奏曰。臣等伏覩一月十四日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詔。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舊以日易月。仍不假除服。聽朝御政。又奉四月十五日手詔。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臣等恭讀大行皇太后遺詔。則謙恭之心。周密之處。固已合於禮經。宜於時事。有司訓典。未易改易。陛下追崇慈

禮務極孝誠。尚以暮制為輕。若降重服之詔。雖改薄從重。將以風勵四方。實為盛德之事。然捨輕從重。校之先王禮儀。有紊隆殺之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服暮之制。已應禮典。伏望皇帝陛下少抑聖情。俯就中制。以為天下後世之訓。

誼又奏曰。臣伏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皇帝不候除服。御朝聽政。勿以吾故。妨廢軍國事務。臣等有以見皇太后丁寧諄復之意。為備盡矣。陛下聖性自天。朝夕追悼。未即臨朝。頗妨萬微。予茲累日。軍書遺瑣。有合條筴。國是民言。或須奏稟。今以仁孝之至情。而忘天下之大計。恐無以嚴四海望治之心。奉太母遺世之訓。伏冀皇帝陛下體宗廟付託之重。念生靈仰戴之誠。少寬聖心。勉稽禮典。以日易月。既已克用舊章。則聽政御朝。亦乞俯從輿望。庶幾遵奉德音。至臻至治。臣不勝懇切之至。

誼又乞議定殯宮禮物。即首給賜。得費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差總護橋道頭。遣二使。又差按行使夫。監領脩奉。所以管奉大行隆祐皇太后殯宮之禮。無不具盡。有以見皇帝陛下仁孝之誠。情文相稱。厚物備官。以伸大報。寔至德也。臣伏見陛下祇率羣臣。日臨服次。舉音哀慟。感泣左右。則孝愛之情。著矣。至於亟下詔音。欲從重服。罷朝踰旬。未悉聽政。則追奉之禮。嚴矣。又復布惠澤於寒區。寬繫囚於囹圄。則四海九州。恩施之報。溥矣。唯是河洛阻修。陵邑未營。是以脩奉殯宮。權殯近甸。凡可以衛護梓宮之禮。慰安山聖之靈者。固宜嚴勅有司。不可闕矣。若比之列聖皇太后園陵之禮。工役之大。財費之廣。道路之遠。兵衛之設。固當備於異時。遷奉之日。不容一朝。盡舉而廢行也。臣伏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以謂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則國母所以尊諭聖王者。固已昭然矣。其在臣工。亦宜仰體至



缺 P9-P10

懷協承美意。然臣觀累日以來有司以公用支費為名。所取銀絹緡錢之數已不可勝計。臣竊恐護長執事之人不知他時還奉之費。便欲扳投故事。干冒請給。盡耗國用。朝廷財力所不能辦。無益孝思。有累大業也。臣聞有司以今年季秋明堂歲事禮大。用度經營未訖。若今日浮費不節。則將來用度不繼。減損則兵必怨。聚斂則民不堪。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宗廟。定社稷。非為孝治之本也。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議定禮典。應于殯宮依奉禮物。悉從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不勝幸甚。

詔又乞減罷總護頓寇二使。給賜奏曰。臣近嘗奏。案乞明詔大臣議定。大行隆祐皇太后殯宮。應于禮典悉從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未蒙施行。今未忽奉聖旨。總護頓寇使受初并了畢。各支賜銀絹四百匹。兩詔音初降。中

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去矣。臣等蒙國厚恩。未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踴隕越之至。

寧宗開禧三年。成肅皇后夏氏崩。殯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豈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立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殯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為合典故。從之。

寧宗時。待制侍講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為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燕貴賤之殊。而禮經勅命。子為父。婦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

能讓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便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六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越越千古。拘孿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未及詳議。遂用凍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眾。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理宗淳祐間。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說。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撫。帝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勇於一來。嘗私謝大臣曰。盡享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德。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臣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况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愛助。而存天理。真悉

緘默不以顯告陛下。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之為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卿曾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此命。臣又嘗妄奏陛下出命。大早所以啓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拆。且須靜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見學校之書。使人痛哭流涕。感嘆拂膺。何士論之不少怨也。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其累疏。避位諄切。及於雙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哀感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輒出以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十四五時。憤佞宵之權奸。建白諸父。請密圖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所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豈不以陛下為四海億兆萬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七人。雖無道。未夫其天下。况有道之世。帝議道。謗其可唏哉。天地間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為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內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措之耳。數十年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効宜。視儒生正論為迂闊。君子愛人以德。今當保惜一代之臣。而成就三年之禮。國事所最急者。无台重任。夷夏觀瞻。三省綱維。靡容渙散。陛下如以宗社生靈為念。以綱紀法度為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為有才。孰為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靜觀事勢。如以遠境為可慮。則遣使就問。計可也。如以備禦實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

一一圖上可也。將帥收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大臣於家庭無虧欠。於朝廷有勲勞。富鄭公弼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鄭國彌忘修齡鉅福。生榮死哀。命圭公衮。使節侯封。人知訖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活淡。翁若張之天報如此。今大臣福祿聲光。鮮克履美。又何欠焉。不惟陛下當愛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閱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後來之勲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其道。則君子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志於道義。則功業有所不足。道况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污簡冊。熏穢宇宙者。不知其幾。達人大觀之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義為不朽。今京城之內。人心皇皇。士論籍籍。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何如。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采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為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夷狄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茲因輪對。僭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祠。臣謹退而閉門掃却。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山陵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中郎將。從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是邯鄲道也。時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

柳用紆絮斷陳凍其間豈可動哉音側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二石柳又何減焉
文帝稱善

成帝永始元年營起昌陵解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
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費故
陵因天性據真土履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
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
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
下毋有動搖之心
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

誅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
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
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旺同蓋湯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
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
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
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勳謂微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
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一說霸陵山北
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柳用紆絮斷陳凍其
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
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
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
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其列。木曰。殷湯
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析年館下。樽里子
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
計也。其賢臣。苒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
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墳。謂
也。墳。謂曰。丘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
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
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

其高可隱。隱。於新反。謂人立可隱。肘也。而鋪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
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
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
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
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
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遺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莊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百餘
里。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襍
械之變。作機。機。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棺槨之嚴。宮館之盛。不可
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豎。獲謂所穿豎。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得自古至今。莫未有感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收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實知其葬愈厚。立隴稱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謂子孫絕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音埤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音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者也。

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

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萬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也。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城。以侈生害。是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音觀。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

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創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命流水而已。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平君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

涅陽主疾。古姓。涅陽主。先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先武皇帝躬

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美制為言。致營建陵地。具

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命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貫行。貫行。謂一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

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立隴。且不欲其著明。古者墓而不墳。幾言不欲其著

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

勅。挫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書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

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惜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古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忠。然懼左右過議。

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

而止。

靈帝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

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

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

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

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

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

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

長樂尊踰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驃騎大將軍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

東晉哀帝即位初。穆帝山陵將用寶器。太常江道諫曰。以宣王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脯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馬。此蓋太妃固已之情。實遵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

隋文帝時。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慶云。卜年二千。一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主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南東。主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唐高祖崩。太宗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虞世南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

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遠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慮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

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長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尚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猶戚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山武通所陳周制。為三因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帝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

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言奏不報。

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太宗詔有司議。獻陵制度。房玄齡等曰。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宗三仞則太早。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崩。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

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為之改觀。

中宗神龍元年。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躓。况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代宗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今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白汗。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尚隔滿堂不樂。况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葬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迹。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

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刑階以酬謹言。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刑部員外郎令狐恒諫曰。臣伏讀漢制。向論山陵之誠。良使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祿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而無丘。龐虞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尚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儉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柳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乖顧命。盤經誼。臣竊懼之。今敕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惠。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

●古遺直何以加焉

德宗時。司勳郎中權德輿上昭陵議曰。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燹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尊。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編板。在功就陰。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也。尊殿之

禮是實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饗。故禮之言祭也。未曰清
祿。言其潔清。祿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
升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
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
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者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未格之義。
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去遠。陛
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時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容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
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
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或近。則無聞焉。韋玄成
等議。園寢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
陵之寢。皆有區限。豈不可從。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

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
本靜。今大興荒廢。竊從密近。非幽少所安。改之便。太常博士韋彤曰。
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况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
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
越封兆。乃省易徙。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
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者。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
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彰嚴奉。今若再因
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禁忌。亦有所忌。
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
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
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五

禮樂

喪禮山陵及祭禮

宋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劉子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
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
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無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
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
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妄卷之言。
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
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園。然考真子孫之吉
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南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丁巳葬。定公。南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臨事

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義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葬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數。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况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湏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有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磚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奉行山陵便等。只於

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約虛數。及妄立迫限。必使彌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近時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知制誥鄭獬上言曰。今園用空乏。近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高二十九尺。其下宮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高侈大。以示意而榮親也。蓋太祖皇帝方嘉事時。念深思遠。以為厚葬非禮。無益於考。作為中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

寔哀毀踰墓之際。事有司而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灾。則公私事力為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毀踰墓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令未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為法。使國用民力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念祖之心。以為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鎮又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浴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舊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臣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準真宗山陵故事。臣竦愚亡狀。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者為比。臣徘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撫為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陛下之孝。而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為難。而無所害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美者。豈歎於力而畜於財邪。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謂送終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况乾興事體。與今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惻。惟恐一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人之生物。雖

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誠如是。臣竊意先帝在天俯而窺之。必將之以為慰也。敢乞陛下詳思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為例。既足以終先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惟陛下留神。干冒疏戾。臣無任惶懼。敬切之至。

神宗時。程頤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

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

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事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遺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殯。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統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惠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

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於國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言曰。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使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捨克不顧大體。願繼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

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立壘勞費。

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寶。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歟。

哲宗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存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徽宗時。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穆宗山陵時。久雨時寒。役人飢凍頗甚。至有持錘抱甕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迺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幸甚。

孝宗時。趙汝愚論山陵三事。奏曰。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况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遠。遠

無絲得效奔走之賤。服犬馬之勞。輒有管見三事。少伸誠懇之萬一。惟聖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唯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宮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殯奉。權在會稽。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薄。可為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駕。歸附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在再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如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于蒼梧。禹都平陽而葬于會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速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絕後害。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君乃聿於權宜之說。失此時而不為。臣恐

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泰奢。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其二。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天下之通禮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內。父父子子。人無間言。雖若堯舜文武之懿。殆無以過矣。區區晉武。顧何足進哉。今一旦遭罹變故。陛下不無晨昏之思。羹牆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處禮之變者。聖人於此。亦安得不隨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下爾憂感。而獨處故宮之內。揆之人情。寧無觸目感傷之意。陛下欲日朝于長樂。則又未免數蹕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虞主歸別殿。

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還南內以便侍養。法開先鴻慶之制。即德壽宮為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三事俱得。首費盡省矣。其三。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殯。嘗修奉貢獻。煩費擾民。天語丁寧。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使命奔馳。冠蓋旁午。所至州縣。勞弊萬端。今浙東旱傷。百姓飢乏。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工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奈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詔。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原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為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典。凡土木營造之後。官吏卒乘之數。給賜犒賞之費。繁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條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雇直。以募浙東之飢民。使之服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無怨。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詔之意。臣方此憂虞。忽聞禩變。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特詔大臣參典故。詳酌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聰。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詔。一時踴勸哀疚。切心伏思。紹興殯官規制。淺薄。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輒陳管見。妄致誓言。乞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如禮。曰。山為陵。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至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未旬浹。而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奉殯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絕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經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

藏也。今太上皇帝祥宮雖已奉殯，要非久計。况兩京在遠，道路阻脩，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誦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為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

王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宮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羹牆，雖堯舜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柏，不勝悲涕。凡薦祭之物，

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仰體聖懷，罔不盡力。臣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竊見殯宮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下奉先固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存，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宮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寢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光宗時樞密使趙汝愚論山陵乞下禮官詳議，疏曰：臣伏見恭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于永泰陵，至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

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為殯厝蓋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絕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祐永思因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為常遂致諸陵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可為深憂復於獻殿之中葺以厦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觀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改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將卜因山宜稽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不可大廣蓋石博厚不可不增修建陵臺酌為中制仍為獻殿勿復幽扁庶幾葬者永安後嗣蒙福若已殯而未舉俟因事而別圖如蒙聖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

汝思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曰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

致其謹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策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守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壘卜稽山號曰殯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本期克復神京奏遷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在昔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為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雖江南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均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苟且各為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若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恤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應攷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柁臣比見按行使副還

自曾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全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排。苦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穆恭二宮。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言。夫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為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議者若謂累聖卜殯。神靈安妥。壽皇篤孝。諫匪素心。此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為合禮。况壽皇英靈在天。何所限隔。為臣子者。當圖實利。難徇空言。臣學術荒疎。而區區管見如此。不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祔典禮。伏乞聖慈。下臣此章。併付有司集議施行。

寧宗時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冒覆寰宇。熙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下。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畧苟簡。惟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偏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瘖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言則

更擇而垂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言。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突。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真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南向。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

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執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

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或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以合於國音矣。又何言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皆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寢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頻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尺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言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空上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築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

奸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畧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廵路下宮之屬。又以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僕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築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

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皇帝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亦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概。大畧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等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文路實多。差入兵輜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達言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

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空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為陛下言之。群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右專言喪禮

齊景公。齊。遯。而。不。葬。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高。敷。言。於。公。曰。吾。事。鬼。神。尊。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當。以。辭。實。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宗。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焉。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詰。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君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亦內廢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泆，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諂諂，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義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禡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蠹守之，澤之淮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盜蜃，祈望守之，鄙鄙之人，入沒其政，備介之間，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外，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誑，祝有益也。而亦有損，聊攝以束，姑尤以重，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數關去禁，薄賦已責。

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滄蓬萊，耕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君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揆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蓋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聾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其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勸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邵秦。而兵到地削。身身國危。秦始皇初年。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藥。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藥。去其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曠目。抗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謀。民伏辜。至初元中。有汝。王女。鉅。麻。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陳。兩。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饑。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并二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鬼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祭

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祭。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在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社。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

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
云無二祀者。猶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
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
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名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宰。不二社之
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宰。必授一宰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
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既存之。有義而除之。無
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
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緇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
掌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徒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五帝
社之稷。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
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

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
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履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
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遠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
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敢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
稷一神。而相諫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
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主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
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
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羣鼓主奉。以後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
代之所尊。以尚書名誥。社于新邑。三牲明文。詩稱乃立冢土。燕兩社
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
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廢朝。

識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宣
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鑿與廼。江左講武校獵獲
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姬陰室。室長行事。
太學博士虞蘇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
祭社。芟舍夏苗。則以享禘。治兵秋獮。則以祀方。犬聞冬狩。則以享烝。
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驅劉。乘輿入園。
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麋。太宰合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
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度尉之議。蘇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
此禮久廢。今時蘇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
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
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

曠廢未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
送先薦廟。社二廟二。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永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
日與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
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
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
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
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
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謹之議。鄭注云。元
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壘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
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
議。壽鄭玄以亥為吉辰。日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

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休之議。亦云。饋食禮云。孝孫某。某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虞文用此日。藉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嵩之議。鄭玄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親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未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草

魏。宋之曰。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且亥既水辰。含有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明帝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休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文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眾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亦謂為壇。南郊之雩。祭土精

之帝。配以先帝也。自執軒至祝敵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平。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城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璋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

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論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覆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惟有冬至報天。初無得兩賽帝。今雖關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谷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過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懼。樂。謂其不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聞。今之雩。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俾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得取捨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着阜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編。蓋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勅主者。申攝備。謹從之。

東昏侯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元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藉五乘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一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分日月禮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實義矣

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奉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雖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請論古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集禮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

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
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
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邪
終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圓丘方澤於兩郊之至報
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
占竊惟皇齊應天御極與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
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
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
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
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
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
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終之任非

禮局。輕奏大典。寔為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後魏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社稷無樹乃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
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
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
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
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
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
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
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
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
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

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何宜木。今社主石。奈何。張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

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被社。擊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殷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未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與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文。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則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文。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陞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命齊賢等

參定。

憲宗嘗問祈禳之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誕不可信。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論九宮貴神壇狀曰。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

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中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看。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

德裕又論九宮貴神狀曰。伏以自大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器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威而常明者。為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實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與太一。

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
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
若一祭以列宿論之。實為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
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未久矣。今五帝猶為
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
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
以劉向傳通尚難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情於祀典。妄為
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命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